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七

祝文

謁宣聖文

具位楊某敢釋菜于至聖文宣王某觀戴德所記先
聖謂忠信大道某不勝其喜且慰以某自幼而學
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
云為無非變化乃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即大道
而不敢輕以語人懼其不孚且笑侮及觀戴德所
記聖言以為證曰乃今可以告學者矣學者亦因
是多覺此先聖如天之惠布流四方益傳諸後



茲分牧東嘉又將以告東嘉人士當有覺者覺者
自覺覺非外取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事親自孝
事君自忠於夫婦自別於長幼自序於朋友自信
日用萬變自無適而不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此先
聖如天之大惠言之不可盡質頌之不可盡者也
敢告尚饗

謁先聖文

祇惟夢奠兩楹垂先萬世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
霜露孰非先聖之教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形庶物露生孰非先聖之教道不遠人人之為道

而遠人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訓詔明某覺此篤信
此茲分牧東嘉將以此告東嘉人士以日用庸常
即大道惟毋動意立知如興雲氣自翳其光明當
有覺者某內外親故二十年來亦多覺者亦盛矣
敢告

先聖祝文

某洪惟先聖之道廣大昭明無所不包統無所不貫
通在天為乾在地為坤在日月為明在四時為變
通在萬物為生在某為心心者某之所自有而先
聖之道在焉實廣實大實昭明實無所不包貫順

而達之萬善畢隨支而離之百非斯集某敢不敬
養敬保以敬事先聖寡過誠難况於某又况於為
今之邑必有差繆惟明神惠相之

紹興府元日釋菜祭文

三首

先聖

大哉一元洞貫三極在乾資始在坤資生在時為春
在辰為寅在日為正月之吉在人心為仁君以此
尊臣以此卑父以此坐子以此立兄弟以此友夫
婦以此別舉天地之間非此不能以生活一郡之
政非此不能以行此某本心之所自有而先聖先

得我心之所同某敢不夙夜勉勉守之以敬罔敢
怠忽益謹其所自出以求全夫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

先師兗國公

永惟人心之危可懼可畏一失其御瞬息千里先師
從容終日如愚至于三月曾莫之違偶有過焉不
及於貳偶有怒焉不至於遷此心微動不遠而復
此後來學者之所以不可及而某中心之所依歸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恐內負此心上
負先師

先師鄒國公

某少時讀公之書首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之論口
誦心惟嘆息玩樂謂他日可以舉而措之天下筮
仕以來驚世變之不同嗟流弊之非一日欲盡革
之而難於亟欲循循焉又於心中不安惟公英靈
百世不泯何以惠相于我後學使此心無愧于古
之人無愧于天地

祖象山先生辭

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
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實未之

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
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
智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
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
能自知壬辰之歲富春之簿解雙明閣之下某本
心問先生舉凌晨之扇訟是非之荅實觸某機此
四方之所知至於即扇訟之是非乃有澄然之清
瑩然之明匪思匪為其實有之無今昔之間無須
史之離簡易和平變化云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莫知其鄉莫窮其涯此豈惟某獨有之舉天下之

人皆有之為惻隱為羞惡為恭敬為是非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妻子可以與上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厚而卑日月以是照臨四時以是變通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况於某乎况於四方之士乎故聖人遇絕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遇絕學者之必以有必則有知遇絕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遇絕學者之我以有我則有知愈知愈離愈思愈遠道

不遠人人之知道而遠人不可以知道不知猶遠而况於知乎故夫先生平日之論非學者之所知非某之所知雖然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噴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者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變化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勿思勿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今先生釋然而化矣又豈學者之所知某聞先

生之訃慟哭既絕而復續續而又絕絕而又復續
不敢傷生微聲竟哭亟欲奔赴病質岌岌度不可
支循循歷時荒政方殷今也畧定氣血微強矧聞
襄大事之有期求檄以來庸暢中腸之悲一莫祖
行薦以此辭先生之道不可思此哀亦不可思

代李伯誠祭象山先生文

某於象山先生文安公受罔極之恩片言頓覺如脫
桎梏清明光大到于今日用云為變化夫人之喪
承訃後時今既襄奉既祥禫矣茲敢敬致三獻之
禮于文安公暨夫人几筵之前日月遷流斯覺未

嘗流死生雖異斯覺未嘗異言辭有極斯覺無極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奠徐子宜辭

別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并可以從容奉話言胡
為寢疾繼以訃傳傳訃惟審某當哭于寢門之外
時疾作不可如志嗚呼哀哉子先我覺導我使復
親象山以學某即從教自是亦小覺虛明靜一變
化云為不可射度知及仁守聖訓具在某尚欲與
子宜共講仁守之力道阻且長而遽永寂哭以遣
奠匪邇匪遠

奠高處約辭

同舍弟朝請卽行秘書省著作佐卽兼權兵部卽官
楊某謹奉奠于故同舍兄處約高公運幹哀哀處
約盛廨近在關外而自坤徂艮亦旣數里初不知
處約有疾作近暮俄承訃于邑予念卽奔赴而輜
卒已散去度再集不可往迺哀哀處約某與處約
同齋舍又同州里某被命此來甚久不知處約官
于此納謁旣晚嗣勤報訪自是一獲再奉周旋而
處約遽至于此哀哀處約幽明判矣德性虛靈曩
豈生今豈死一奠告哀斯哀至矣

祭孫元禮尊人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二月戊戌朔奉議卽知饒州
樂平縣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于故明仲孫君至
契嗟我明仲生長富春之山谷間曰龍門富春人
士絕少國家三歲舉士能秉筆具文者不踰五十
其能務實不務文求諸內不求諸外有志於道者
吾於龍門見二人焉曰明仲又明仲之尊行曰孚
噐其子弟從其教烝烝于善盛哉可謂難得矣而
明仲純恪進德有證聞執事敬之一言日夜從事
至右以運用其左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閱兩旬

忽大喜喜止又驟悲悲止而泰然和平矣自是發
言頓異曩時及其為里正也公移方急嘗曰出入
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苦辛則甚矣而實未嘗微動
某至于今猶識明仲斯言明仲方日進不已忽焉
大化天地間失此賢哲誠可痛嗟千里寓誠此誠
不隔明仲清明終不可殞滅當聞某此言尚饗

祭沈叔晦文

友弟宣教郎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
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故友人沈兄叔晦通判
國錄嗚呼念哉朋友道喪為日久矣吾叔晦倡之

切思義起某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逐
逐不聞正言竊意世間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大
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辱告曰此天子學校
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從
求其人遂得從其賢遊相與切磨講肄相救以言
相觀而善皆吾叔晦之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
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
于今未至于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
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得而私蓋天下共
之世方習諛波頽不可起叔晦不然如底柱中流

而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
不旋踵而罷而亦足以起士大夫萎蕩不振之氣
嗚呼念哉某自聞先訓大舜從人禹拜昌言由喜
聞過改過明白先君則然何止內訟盡以告人自
怨自艾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出門泛觀大難其人
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羲筆書而口宣某由是益服
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孝友天資敬恭粹然處他
人之所甚難獨從容乎周旋善言善行奚可悉數
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某竊以為由中而發
當觀叔晦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
切之情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遵制之官不得執
總而從柩一奠哭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袁之屏文

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迹若不至甚洽而其心則甚親
者某與之屏之謂也吾人義以為質惟義之為親
全體忠信坦然而無巖襲有如此之屏海內幾人先
聖明忠信之為主本某亦深信質直之即道愛之
屏之有此深敬深念曷物喻之何啻於已獲希世
之寶所恨異邑不得朝夕從容相與周旋乎仁義
道德之妙中道而往何去我之謂哉向如此今亦

慈湖遺書卷十七
如此欲觀之屏之正體自之屏不能以自知而况
於他人豈可以心而思耳而聽目而視

祭舒元英文

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某迪功郎新邕州
教授高宗商謹致奠于故友人元英舒兄嗚呼元
英不謂元英之往如此遽也相望數百里不聞知
疾狀昨晨家僕以書來轉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
矣和仲兄謂傳聞多失實尚須審問既而應朝相
訪道子約之語亦然嗚呼元英果往矣元英果往
也耶元英居明之奉化某官浙西應朝又自越來

同哭于此此吾三人者之形也非吾三人者之性
也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得此必蒙養而存之矣萬
物轉移此心不動日月遷流此心弗改庶幾乎復
性中道而往嗚呼元英鄉曲子弟從元英學善心
感動疊疊可觀使元英得志行之天下其感動當
益廣而今往矣嗚呼元英事職有守奔赴不可望
哭東南于黑龍潭嗚呼元英必饗此奠

祭趙子欽辭

具銜四明楊某謹再拜遣致一奠之禮于故友人趙
兄子欽節推之靈嗚呼念哉子欽天族賢行推高

豈曰為異由道而行惟行乎庸衆所不能之中故
人咸敬輿論崇褒一見之亟及易爻雖轉旋曲折
乎陰陽九六之間難疑問答徐而聽之而亦有所
謂得而非思行而無勞孔子沒道學不明雜說群
嗷千載而下又轉而為文辭之靡靡竊暇絢飾可
閔可嘆何啻乎孟坳有如子欽窺見執中之幾于
陶唐氏之堯矧著之履踐異禮義之峭峭匪徒說
之嗷嗷某既獲戾去國不得從子欽于閒暇之日
奉 絃疏越之音於寂寥忽曰子欽往矣哭幾於
號道阻莫詣緘辭神交不可度思孰謂夫果有數

百里之遙

奠呂子約辭

承議郎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于故友人呂兄子約
寺丞天地之間聲同者相應氣同者相求心同者
相知夫人生而有耳目鼻口四肢者必其皆同惻
隱同羞惡同恭敬同是非而獨謂必心同而後相
知此有其故人性自善人心自同惟氣稟異所教
習異枝分派流始有不可勝窮之同哀哀子約我
心則同問學雖畧異大致則同所同伊何其好善
同見義忘利同學不以口而以心同夫天下惟有

斯義而已矣是故子約誠意篤志深知乎其之心
某敬子約敬子約不以利奪其義之胸中夫是以
承訃望哭如對清明之神雅正之容病質莫奔緘
辭寫衷中間合離如風轉蓬不復多述惟哭某同
此同萬古無窮此哀亦萬古無窮

莫舒元質辭

承議即楊某謹致奠于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嗚呼
昔孔子沒既葬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
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夫有子能使同門諸友歛
衽而師之其賢可知而已而曾子獨不可曾子

斷斷乎非好為已勝者楊裘之失言出祖而失禮
速貧速朽之失旨諸賢知之曾子亦自知曾子何
所見於此而獨異哉皜皜之論曾子自言曾子自
知他人安能盡知寥寥乎千載之下知曾子者有
幾知自信者有幾吾元質亦庶乎自知自信矣而
知元質者有幾元質豈有異乎人哉亦不過不失
孔子所謂忠信之主本而已矣忠信人所自有而
自知其為主本者無幾元質之朋友則知元質矣
亦安能盡知新安從游之士蒙被元質之啓佑聞
亦有知元質者矣亦無幾平陽之民感元質撫字

之愛服元質惻怛之誠矣知元質者為誰吾鄉萬口一辭曰吾元質忠信士也吾鄉多士知元質者亦屢見其人矣而自萬衆言之則亦無幾爾嗚呼已矣其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其學俱進其發憤忘食之篤念以緝熙于光明嗚呼已矣元質享某之奠元質之心惟某知之嗚呼元質嗚呼元質已出甲藁

局中祭先聖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仕行其義固某等所當為懼無學也不學而仕古人恥之某等學不逮古人然有先聖之訓在幼而讀之略知趨向矣習是勝非他日不敢負也敢以敬告

先師

學之不可已也自少至老蓋不容一日廢不惟不容一日廢斯湏不可廢也孔門好學先師一人求為孔門弟子於千百載之下者舍先師吾將焉歸某等頌詩書久堅此志自今以往未至於道不敢止也雖曰不可以政學向也不學及政而始學則所未聞向也學為政而不廢學可也敢告先師

鄒國公

惟公器大無近用尋在所直尺不可枉終身王道無
有二說琢而小之萬鍾不受也千載之下此風可
以立人某等雖不肖讀公之書有日矣敢不從公
之後

辭廟文

欽惟心之精神是謂聖道發育萬物是謂聖道生天
生地是謂聖道人有死生之殊道無死生之異世
有古今之殊道無古今之異舊有告辭之章道無
動靜離合遠無毋意毋我舉天下萬古神人之心
皆若是

秋祀禹廟

某不可思克艱若時精一專欽惟聖帝道光萬世賴
之秋有彝章酌獻豆觴假守攸司恭敬是將神之
格斯其尚饗斯

晉王右軍祠祝文

右軍偃武正論百世不磨字畫累我顧為慙德者所
多後儒罕知治道徃徃以俎豆之事老生常談而
翰墨瀟灑駿逸之態爭覩欣翫袂相屬肩相摩今
茲鍼羣子之膏肓障千載之頽波右將軍本衷清
明當知後世有四明揚某者發其正情

唐顏魯公祠祝文

魯公臨大節而不可奪發諸心畫莊敏肅括此風可
以立懦夫振叔末今祠而祝之孰不仰之敬之某
灼知其必可以感動吾民之秉彝何日忘之

縣學立大隱楊先生石臺杜先生辭文

欽惟道心無古今無淺深堯舜此心禹湯文武此心
周公孔子此心天下萬世同此心惟放逸失之祇
敬不違先生有之故文正范公禮敬之今茲建祠
先生清明何所不照知百世祀之

邑人求春秋祀董孝君詞

夫孝人心之所同天地之所同鬼神之所同徵君用
此心於千載之上吾邑人敬而奉之於千載之下
豈惟邑人敬而奉之一郡之人敬而奉之豈惟一
郡之人敬而奉之際天所覆凡在人倫中者有所
不知知則孰不敬而奉之嗚呼至矣是謂至德是
謂要道是謂人心之所同惟爾有神惠相之俾某
既茲在位永保所自有之本心以對越神明以對
越上帝

諸廟

敢以一獻之禮告至於某神惟神之神上與天通下

與地通中與人通通一至神無有二道大道甚夷
不容微置意於其間某雖有此心未能無過敢不
兢兢孜孜以保養吾意必固我之初以敬事神

土地

俗曰土地古曰中雷州縣主杜家主中雷某今家於
此依神而居神無大小道通為一上下通天地旁
通萬物神道如此人亦如此某敢不敬脩其在人
以敬事神

祭中雷文

維年月日敢敬告于中雷之神竊惟陰陽不測之謂

神妙萬物之謂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洋洋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之謂神天以是生地以是成人
以是誠中雷以是靈洞觀此機幽明一心爰敬爰
祀孰知精稷尚饗

饒娥僊聖

至孝格天龍震于淵天猶敬之宜世稱賢是廟是享
是崇是仰孝人所同同知所尚某長斯邑首訪而
知雖無舊日文當啓新儀一獻為禮神豈需此昭明
孝道庸示百里

祀社

某敢用量幣柔毛剛鬣嘉蔬清酌庶羞致祭于社神
惟神無名惟神無方惟神無為惟神無疆而化而
生而順而行道無二順心無二神禮物攸叙齋明
有融不可度思斯寂斯通

后土勾龍氏

維茲仲春修祀事於邑社惟神作配載在國典功著
水土平易九州厥德無疆體合匪佯以薦以奠匪
度邈是謂一神即人而神

稷

惟神無名惟神無方惟神無為惟神無疆而化而生

百穀用成庶民用寧是典是興

茲中虛之誠可

以感通通為無窮

又

維茲仲春恭修稷祀惟神作配功在稼穡粒我蒸民
莫匪是極頌曰斯文斯文在茲其辭恭其欲儉我
其敬之

立春祭太皇勾芒文

帝出乎震大化茲始邑有彛典令率其屬肅敬以迎
有酌有獻至神感通匪幽匪邈匪異匪合弗可度
思

祭風師

某敢用量幣柔毛剛鬣嘉蔬清酌庶羞致祭于雷師之神神氣風霆無非至教隱隱欲欲不可攬取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是謂至神與天地同有動有靜有敬有恭感通於無窮

祭雨師

至哉一氣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萬古注焉而不盈萬物資焉而化生是有至神不可度測不識不知聖曰帝則

到任謁社稷

准令首謁社稷視壇壝敢敬致釋菜之禮欵惟至神無體無思無為而無所不通某敢不即無所不通一以貫之道以有事于社

到任謁諸廟

恭惟至神無所不通某假守于茲祇見祠下敢不即無所不通之道以有事於爾神

誄詞

禍災之來惟人自取民愚莫測良可憫傷大道洞然生天生地生人及物保合太和本無疵癘情偽茲動為非為僻為淫為邪於大道太和之中起乖爭

悖亂之氣薰蒸流注疫癘斯起今茲禱祈衆心一誠道復見可以對越上帝可以感通陰陽可以轉乖厲之氣為太和可以變禍災為福祥即此一誠廣大貫通不可致詰有此神用不可不信

祈雨

東作方興民田盡稿膏雨雖至猶未通洽深念他時老稚轉死於溝壑某為此邑之父母不勝痛切惟明神哀憐之

謝雨

天道非遠不離人心人心匪殊是謂天道本無睽間奚假和同孰司雨暘之機妙在聲臭之表豈容報謝不可度思

祈雨

天人一致聖愚一性雨暘一機三才一氣本氣太和安觀乖厲民物紛紛意欲焚焚忿爭攘奪情偽萬狀為蠹為蠱為悖為亂感動上下愆錯陰陽豈天之為實人之外咎是用齋禱起民敬心惟敬可以格天惟敬可以通聖惟敬可以致雨惟敬可以致一人具此敬不敬斯離敬斯復初不可度斯矧可釋斯

請廟祈雨

至神至寂曷往曷來舊章是稽載迎慈像願錫隨軒
之澤終惠望霓之氓

東作方興民田就稿一誠共禱雲雨崇朝千里歡顏
重雲劇歛既獲感通之漸曷稽膏霈之期咎在人
心固非天意願憫此改過遷善寢寢獲養成禮
義生於給足惟大慈錫以沛然之澤

社稷

其以涼德受此民社而適愆陽靡神不宗蒙降霈澤
惟神無名無方無為無疆化生順行百穀用成茲

舉嘗祀尚惟神之靈雨暘以時以迄于三登

社

其德未純明雨暘愆舛靡神不宗既蒙應矣而四邑
久稿尚虧一簣冒昧于神惟神無方化生順行益
霈其霽厥後益時以迄于萬斯倉

稷

其以涼德被命受此惟稷有神司我下土幹旋生育
無名無方無為無疆其也有罪而適愆陽神其昭
明膏澤應誠尚惟神之靈以往為霖百穀用成

諸廟祈雨

某茲以愆陽為災闔郡危懼衆禱虔虔應亦累累蒼
溜已明忽復告止農事甚急過此無及其德未純
某知罪矣惟神敷惠千里之氓錫以三日之澤生
死骨肉判於旦暮某不勝懇懇禱禱之至

奉安聖水文

某茲迎聖澤闔郡危懼伏惟神龍察此切誠憫此無
告神氣風霆變化頃刻錫以滂然之霖某曷勝懇
懇禱禱顙顙俛俛之至

海神祠山文

天人一致何所不通人違乎天始不一致腹臆生疾

頭目作楚某德未純政事愆違故雨暘亦愆惟神
興慈運神機霈膏澤惠我有秋使四邑赤子不失
乳哺護養本有之善某不勝懇禱顙顙俛俛之至

祈雪疏文

敬以一奠之禮致祭于某神竊以時雪未應疫癘間
作致禱舊章所不敢後欽惟此心無遠弗届至神
感應上天同雲載零載積疑和敷瑞某不勝純誠
至敬辭不能喻

封贈告家廟

孝曾孫某謹奉牲醴清酌庶羞祇薦恭惟祖德流光

自天錫慶啓考妣登秩斯崇某不勝慕仰敢不小
心畏忌思嗣前脩垂裕于後

受誥告廟

介曾孫朝請即行秘書即某昨准上旨除前職今茲
拜誥命又考功增秩皆前世積善流光某敢不兢
兢在時無忝所自尚饗

冬抵臨安祫享文

某進德未純未能寡過叨蒙新命備數學官茲豈某
之所自致實惟上世之遺訓未泯某敢不敬之承
之禮曰大夫士有省於其君則于祫及其高祖支

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某既告于小宗謹以嘉蔬
清酌庶羞用薦祫

焚黃祝文

孝子某敢告考君贈朝散即妣君贈安人既告于廟
更題神主茲病告黃謹以嘉蔬清酌庶羞祇薦墓
几欽惟先德肇本天貺答之滋至未已某敢不兢
兢恪修率迪丕訓庶無墜遺緒

奠余兵侍辭

具位楊某敬奉奠于故修史給事侍郎余公靈筵某
獲趨承之日雖無幾而獲趨承之義無二事職凡

百有請有議溫乎其容怡然靖粹問荅坦夷正直
平易尚未得侍容莫識其涯涘瞻顏聽辭疇昨近
尔胡為函報曰致其事厥明就車心軫疑貳式遣
問審天星果墜縞甲素裘哭于門內衣衾拜履既
襲于地退而請庶幾平果之制領客固辭有志
弗遂遂歸而載惟出辭寫意為奠為禮幽光如對
哭而薦之願願饗是

會奠邑宰鄭令君辭

具位某謹奉奠于故令君於乎旱旻垂雨雷動風行
而雲徂矣月明哉生已光照吾邑而旋促西馭之

車矣嬰兒待哺哺及唇隅而奪其母矣隻言單語
微施畧為已傳誦百里百里士民謂有父母我者
至矣於乎天乎天德好生好生之德即降遽歛而
去之殊非天意蹙額相告不知所謂玉德乎尹令
介石不貳英華外發姦宄消氣曾未滌龜民已蒙
惠如何不淑天星忽墜良善無依克狡無忌經旌
肇銘邑人殄瘁某等奉奠痛心殞涕

奠林景初辭

具位某使子某敬奉卮酒于故景初林公尊兄至親
情深合并况頻啓胸吐心忱辭罄陳中庸之至不

慈湖遺書卷十七
殺之仁篤實不浮踐之以身天胡困之千苦百辛
家徒四壁甚於憲貧重以不淑遽焉訃聞望哭于
室老莫亟奔使恪奉襯哀衷阻申新卜湖濱山旋
氣氲就封戒期胡敢憚勤已整竹輿啓行凌晨雨
不少輟冷氣覺侵盥手以湯悲楚若針甚已不义
感冒懼深緘辭以哭如對靈明

祭潘叔昌知縣文

某追惟向同學舍相過相與篤志實德務決疑阻厥
後離羣不記何日聚會某官浙右君猶處學僅一
再見自是隔闊泯泯到今於乎念哉叔昌既登科

官遊益南北矧某去國遠關靖處向一通問啓讀
報帖如對芝眉紫宇不謂未幾而忽聞訃南望痛
哭道里修阻衰病居約欲往而注再拜緘辭薦諸
栗主於乎哀哉與叔昌訣矣於乎哀哉

祭高仲圓知丞文

同里友楊某望哭再拜以上一奠之禮于故友仲圓
高子知丞靈前州里之賢有如仲圓萬口稱善忠
信正直德意繾綣相去四千里不得時見別去易
久茲得行甫書忽以訃聞於乎哀哉善類淪沒正
道寡蕪哭以遣奠哀哉於乎

祭伯兄文

介弟具位某謹以清酌羨羞祇薦于伯兄八七府君
惟兄易簀今既周星禮雖有制而忠愛敬日日新
又日新兄靈清明雖千變萬化不可度思寂然如
水之清豈惟某心永欽百世之下凡心光內明者
孰不興敬知嘉定之有人祝辭有盡愛敬終無盡
尚饗

祭愿禪師文

具位楊某敬致一奠于圓寂毒果宗人愿禪師接辭
累累洞見底蘊妙蘊非蘊斯蘊無盡相與切磋無
如若何浮雲忽斷碧空無畔斗城老人送奠于遠

莫安康郡太夫人辭

具位楊某謹奉奠于故安康郡太夫人祖筵曰於乎
哀哉道無不明人自不明天地之道為物不二人
天地心三才一致自學子裂坤道於乾元之外置
天地於人心之外而先聖之道始不明於天下雖
古烈婦賢母載在簡策人所知敬而道終未明於
乎哀哉夫人淑德懿行某夙昔而不得備知而辱
在州里又辱知於尚書因尚書而獲修登堂再拜
之敬望見榆屈之光退而得諸親知夫人博觀古

書中秉正德居既富且貴人所不敢仰望之地而至朴至儉服有人所之衣某聞不勝起敬起慕曰夫人之賢行如此又尚書嘗道其燕侍之言確乎不動於勢利清哉偉哉今又獲尚書所狀行實啓讀熟復益視其所未知毋儀坤德某灼知其為天地不貳之道徃徃蚩蚩橫目未必咸知就知之不能無疑而某確信之斷斷乎無疑胡不放諸易乎日用而不知夫惟不自知是以人雖有道亦莫之知有莫在筵有銘在旌商祝讀辭道由是明尚饗

奠鄉相慶國太夫人辭

敬致奠于近故慶國太夫人靈筵其辭曰道以一貫無所不通其在朝廷其義如此其禮如此其在宗族其義如此其禮如此其在州里其義如此其禮如此一也某等以州里之義為奠為賻致哀敬之禮于慶國太夫人殯前皆用此道恭惟太夫人實以此道孕和育粹篤生元輔又以此道茂膺錫命備受嘉福某亦何敢不以此道為祝為辭古奠無辭奠之有辭幾年于茲有其舉之於義無違大道在斯至靈清明昭斯鑒斯

奠馮氏妹詞

兄朝散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某祇奉祖奠于亡妹
百念八娘子某自總角以至於六十不知吾妹性
質靈明不因言而始覺後觀古而默契比偕甥輩
暫寓於吾室之西偏間得款話話次始知靈覺天
然萬古鮮儷士而能覺已足垂芳千世婦而能覺
古惟太妙自茲以降以倬行稱於史固不乏求其
內明心通惟龐氏母子及吾伯姊暨妹而妹乃生
而明斯某所以每嘆某未有與擬靈光溥其無際
神明應酬卷舒雲氣亦猶鏡象參錯來備而澄明
瑩然斯靖斯止方謂嫂婦輩朝夕依邇德意德音
其有薰漬天胡奪吾妹之遽慟哭不勝再慟莫繼
疾作累日中既復常僅能朔哭今復甚病食損十
九茆尔瘠甚祝告以翼日惟荒就道矣不可遠送
忽哀寫此哀哉痛哉哀痛之極死生之變其與四
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何異吾妹靈明之妙正如
此

祖奠馮氏姊辭

後父弟某謹致祖奠于亡姊百十九安人憶昔世父
合居武康諸姊俱長某輩幼行男女則別同堂對
房旦旦肅揖歲時奉觴姊雖有行歸寧則常獲依

居眷深愛長日月如車轂俱焉鬢霜三遷數里家
道寢艱安得徒步數數而登堂昨問姊疾姊猶為
興坐榻良久某請安寢問荅清明後聞復強謂福
履益其綏將夫何遽然棄諸孤以行會哭家廟為
位其旁姊七十某亦六十二一哭遂疾作踰月未
平遽告啓期扶力而來哀不勝矣欲慟懼其傷生
搏哭忍痛執奠涕滂於乎切哀至情豈一幅之辭
可以盡道其中腸

祖奠姪婦舒氏

叔舅某茲祭奠于亡姪婦舒氏就封有期酌酒以告

婦吾友西美之子來相姪憚旦旦登堂叙揖時節
叙拜祀事相禮凡百惟肅近憚有覺轉以告婦乃
克領會且曰特以分嚴有願陳於叔舅之前當益
有啓明之意疾革又覺截不暇喙於乎哀哉於乎
善哉憚復告某婦秉禮嚴默符先聖於乎姪婦有
至德善行如此叔舅未之知乃今知之而遂隔幽
明於乎哀哉叔舅朽質新年六十有六不可冒寒
風酌奠以別辭噎莫繼哀哉哀哉哀哉

奠孫甥子方

舅某茲敢祖奠于故孫甥子方吾甥始以夢中而覺

夢中已拱達旦猶拱自是心明達於日用舅刻餘
礙喜甥之覺妻甥以豕女每每講講切謂甥用力
於仁庶幾乎仁何壽之促雖有懷中之玉力未續
續妻與子遽環而哭舅拘宮守聞訃望哭既歸哭
柩日月過速今且奠甥老不可慟哭哀哉哀哉哀
哉哀哉

奠曹叔達

哀哉痛哉叔達叔達哀哉哀哉叔達篤志于道晝忘
食夜忘寢踰浹而忽覺二千年來覺者甚無幾比
覺者雖滋衆而每思念吾黨之士叔達未嘗不在

懷中比裕甫遠來即訪動靖裕甫莫之知適通史
使君書崇儒重道某備言裕甫叔達之洞達使君
報緘曰叔達物故矣哀哉痛哉哀哉痛哉老不能
慟望哭敬遣斯奠哀哉哀哉

詞

上元設醮青詞

敬以惟皇帝上無思無為無所不在無所不照知有
感斯應不可度思帝降衷于民民皆有無思無為
無所不照知之常性惟日用不自知私欲繁興禍
災隨之某雖微覺未精未一謬當郡寄政理闕失

慈湖遺書卷十七
二十九
田祿之禍災由人興匪天降之災咸自取之臣不
敢不勉惟帝興慈憫斯宥斯民在塗炭如切臣之
肌惟帝興慈憫斯宥斯

默醮青詞

欽聞上帝無聲無象無動無靜無所不照知未嘗往
未嘗來而感斯應無所不通流俗謂上帝自天而
下設絹為黃道謂帝行其上至卑至陋不足以事
上帝聞有默醮之法虛明廣大上帝憫民秉彝惟
昏故比改過滋多加祐啓祥殄災息禍渾融太和
不可射度

禳火青詞

臣欽惟上天不可以言而格惟善可以格溫民改過
遷善者寢多臣德未純不敢荒怠惟上帝憫斯護
斯保養而扶持之俾毋罹其災拂亂其所為帝心
融明有感斯應禱斯叩斯不可度斯

設醮青詞

郡郭洊災比屋懷懼民愚積釁匪天劇殃臣德未純
無能昭假敬從輿議恭脩醮禳大道渾融三才共
貫有感斯應保全太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祈雨青詞

虛明博大三才變化其中雨暘愆違千里危懼以請
臣則有罪德未純明民雖無知性本靜止生死骨
肉之機判於今日啜菽飲水之命懸於上穹錫以
三日之霖解茲四邑之急發道中之妙用若有機
緘運物表之神功不動毫髮

又

愆陽為災民則有罪民愚罔覺宜宥以寬臣覺雖微
亦粗安止曷未精一有愧純明臣不可赦尚蒙帝
恩衆禱同虔累應敷潤未被沛然之澤不勝旦暮
之憂千里嗷嗷一誠懇懇恭修碧玉太乙醮禮初

禱輒應終日通洽甲乙丙夜如注如傾生死骨肉
之恩感深至骨虛明變化之妙不可度思更祈三
日已往之霖卒濟百穀時播之務

施斛詞旨

敬以大道無形匪動匪靜萬古常寂無所不通惟彼
迷途立我我所意興欲滋逐逐戀依沉魂滯魄昏
昏莫知自囚自縛自苦自樂逐味逐臭百趣千垢
法食普供道味靜深即味匪味曰深匪深湛然澄
淵清明本心無思無為不識不知

永嘉季春祈雨碧玉醮青詞後雨作改用

二才一致人自愆違久旱衆憂茲焉貢禱累蒙應矣
未至霽然仰碧玉垂慈憫蒼生之無告赦臣知罪
之故取民遷善之新啓醮初筮日庚申而奏請夫
澤終夕夜甲乙如頃四邑懽呼拜生死骨肉之大
賜九天變化妙雲行雨施之神功更祈三日已往
之霖卒濟百穀時播之務臣無任至感至禱激切
屏營之至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七終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八

附錄

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

先生諱簡字敬仲姓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
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虜突淮右考避地慈
谿因占籍焉曾大父諱宗輔大父諱演皆不仕考諱
庭顯臞臞然儒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
屹砥柱頽波中奮自植立起門戶繩已甚度飭弟子
齊家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極平恕一
言之善樵牧吾師自少志學弗得弗措省過嚴密毫

髮不少宥至泣下至自拳象山陸文安公碣其墓謂
年在耄耄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
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臧氏碩人先生生有
異稟清夷古淡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猶居鄞祥
光外燭亘天而上四廂望之以為火也輒集衆環向
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間一紙凡
遨戲事呼譟過門聽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羣兒數日
以俟走散相征逐先生凝靜几門如常日課未嘗投
足戶外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通奉公
旁二親寢已弇燈默坐候熟寐始揭弇估畢或漏盡

五鼓為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時好作俗下
語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聞耆舊言先生入院時
但面壁坐日將西衆闕闕競寸晷乃方舒徐展卷寫
筆若波注無一字誤寫竟復袖卷舒徐俟衆出不以
已長先人乾道五年以一經冠南宮選登乙科授迪
功郎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衆畏
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
日諷詠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孚初先生
在循理齋嘗入夜燈未上憶通奉公訓默自反觀已
覺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吾心外事至是文安公新

第歸來富陽長先生六歲素相呼以字為交友留半
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
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
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公即揚聲答
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
即決定謂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
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公竦然端厲
復揚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達
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
尤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

而泐檄宿山谷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曠
曠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妣
氏去官居聖室哀毀盡禮後營壙車廄更覺日用應
酬未能無礙沉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
中始大悟變化云為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
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
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
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為士故相觀望莫之習
也先生惻然即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為赤縣而
士俗爾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繫銜例主學

事無以風動教化之絃歌吾邑子坐靡稟稍效尤俗
吏束濕程賦後事答捶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宰唯
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稍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
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自是欣奮恨
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曰子姑習
拱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生憂
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為名儒邑人爭相慕
效文風遂益振故老至今德之服除以通奉公畏淞
江濤受紹興府理掾便就養犴狴必躬臨之端嘿以
聽使自吐露囚情炯燭罔失毫末猾吏僅行文案手

膠拳莫敢舞越部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
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二府史觸怒帥送
獄勘之先生白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吏過詎
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必擿掬往事置之法某不
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尚可為乎歸取告身納
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
緣兩造是非壓先生就已意先生趨庭抗辯捧還削
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曰事上官必從陳述有不
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
決去而已朱文公持度節薦先生學能治已材可及

人居無何關陞先是太師史越王薦引諸賢而先生居第二謂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閭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僅一考即移注先生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違差泐西撫幹大尹張公杓雅敬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賴吏牘日相銜在庭天府濫穰類多戾契聱牙不易可辦先生雍容立決的中媵會莫不服為神明畿甸災意怙怙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二將兵接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疑習之軍政大脩

衆大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日憂其將噬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為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自入仕固未嘗祈人舉亦不效尤稱門生求脚色狀例遜謝不敢荅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輒從部中得去剡章輻集溢數削返之改宣教即知紹興嵎縣以外艱不往宰饒之樂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相枝柱苟旦暮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

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真賢實能使進於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為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為持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觶觶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

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為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薰灼某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教養茲邑猶欲使舉吾邑人皆為君子况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剗除氣習脫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汨於凡陋視道為高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顛冥而不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為之風動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惡少以器健虛喝官府姦人無賴潮藪歸之起事端賊我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為鷹犬挾借聲焰生

其爪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狺狺然來搖牙庭下
先生灼見姦狀趣提囹圄中加責罰諭以禍福利害咸
感悟願終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銜化以訟為
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熙
五年寧宗皇帝即位之初年也二人者大率衆相隨
出境外呼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乾
繇反復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
幸謂先聖贊易後未之聞也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
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
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

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衰服之餘常服
則紫緋綠大非禮虜人曩日嘗嘆孝宗復古且謂金
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群臣非禮
久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為
萬世法歟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實贊初政推崇
道學茅拔茹連公論翕然奮張謂我本朝統承二帝
三王之脉非漢唐所可及者正在斯道昌明人知禮
義是故國有元氣三綱九法賴以司命此皆累聖培
植及二三大臣相與主張之天下引頸朝夕望太平
時主議者害公山立扼我其上造無端罪狀垢染公

斥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辯之先生按學館舊事請
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
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至
被不韙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
駭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
愚冒萬死轉危為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
知不必深辯臣為祭酒屬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
畏害忘義臣耻之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
為汝愚發為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為
先生辯又斥之一時端士正人例誣以偽若先生則

見謂偽之尤者痛黜逐掃地不畱根株而其禍滔滔
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
魚袋朝散郎權發遣全州將陞辭擬二劄其一言天
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
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群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
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
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古斷斷不可易之理
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即道惟
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况大起乎
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

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于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辯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于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為可戰則戰上帝必為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苟亟戰使南壯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徙倒戈矣是為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有所不為公羊九世復讐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帥剋剝諸軍怨讟溢于聽聞陛下亟罷剋剝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為意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畧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易爾搖邊瑣口語籍籍莫敢遏其端萌故先生願懇陳之刀筆小吏狐鼠弄威福冒節鉞張甚先生趨修門間慙慙脩尺牘答曰我無是也未及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識者恨先生扼不上聞為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嘉定元年上厲

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于上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內外有饑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沉子若女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憫舅姑之窘請鬻身助給姑聞之自縊死舅知姑死又自縊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縊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而致此極又况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為民父母而有此群臣之罪也望陛下

急詔大臣集群臣詳議內外多少財賦陷沒於賦吏之手多少財賦徒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舉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虛籍不知其幾以虛籍之費濟饑民何為不可聞淮民之饑者欲渡江郡守遏之結怨饑民是激之使為亂又聞賑濟官以嘯聚申上司累累查不報昏謬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寇危社稷也又奏今之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反是為非反非為是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納者復追伏則囚則緝訊或舉債或鬻產甚者鬻妻賣子陛下

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肯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污為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千緡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子生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妄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為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貫

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并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偽從實吏姦頓掃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脩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婣書其敬敏任卹書其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復乎古先聖王

之訓典未踐脩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齊諸軍不過
射刺擊戰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
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
者潛化祈天永命鞏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
三軍大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備三司則其
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劄恫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
民相食處感額久之人爭傳誦流入北境見者輒雪
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求直言
先生復上封事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
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為之不安人事乖厲

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為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日
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洋溢河不滿溢川澤不竭連
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人及流移死者多而其餘人
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至賦汙怨讟充塞豈不感
動天地而為旱蝗近者凶人謀為大逆天祐宗社幸
即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考
實行故放僻姦邪之風盛豈不感動天地而為乖厲
為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請禱于宮中又
分命備于群神畧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
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弭災厲消禍變之道願

陸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達少宗伯章公
穎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官江西
隱士吳姓者漕司申請謚先生按吳有云安社稷而
以庭幃在念不知為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
忠既違先聖訓且啓誘人使不念親又其子觀先儒
語亂臣十人問太姒為誰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
為臣荅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子曰是尊無二上
之意乎吳以是竒之竊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
臣母之說行是驅天下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
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為夷狄為禽獸難議謚章

亦牒兼本部郎官先生舉賢不可梯級取實知其人
即自舉之剡章既上然後取部示牒照所舉者嘗曰
為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剡章付
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為親故問京狀先生難之
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審囑當路原善先
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
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並兼職如舊三年
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為前班上眷記先生特格下左
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
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

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故易曰
變化云為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
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淡然無所好嗜宜
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禡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
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
以精一為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
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
可以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
賢不肖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
虐不恤故下民怨咨聚為群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

服正直不撓之人巡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先生
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
久其官守異政者就與陛擢臣深念時務莫先於擇
賢久任所任既賢則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
深恤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
過為耻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
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
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禡及國家
陛下取群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陛擢使凡建議不
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克

舜禹湯文武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曩嘗口
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畧無疑
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
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
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
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
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
此則天下幸甚問荅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
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
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

人讀之以為是者道也以為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
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為紀為世家列傳使後
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知道故敢頓廢先聖法
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某等不敢苟
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丐
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力求去得溫
州先生每歎風俗之壞自上啟周禁群飲至執至殺
後世雖甚不美尚賜酺有時不縱為群飲事倡優下
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治容列肆導淫
釣利傷風敗俗莫此為甚到郡之明日妓群賀即戒

之具狀來衆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束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跡歷縣庭獨首移文罷妓籍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首崇孝養明宗族相郵之令首行鄉祀郊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願與士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如脫湯鼎濯清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矣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遽達先生架大鑼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無時每受詞採訪縣官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文移僚屬例書名不押字据案方書判有喏于庭者無

問誰何即釋筆拱荅揖入言苟是雖賤隸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為撓有私讎者五百為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僮挑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手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奚贖也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堵進為懇致悔罪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或訟售產寓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固名流

有文且長上位尊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為語對曰益苦受其狀既而麋至者十八人同所訴即命吏籌計官帑人給之袖衆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也是在幹者精神所感寓公為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某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斬之竟追斷償所負瀕海膠禁甚嚴商人度稅闌出海時副端方以威福奴視官府二子新喪母歸輒衰衣造庭挺身自冒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楊某老繆不堪為郡預乞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僦屋扼舟入喉衿巷居者苦澆濯而官

失虞火之備累政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廂官立毀之廂官懾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為吾用邪科首械之往遂即日撤去滿城謹踊勒石名楊公河楮券之秤提也所至嚴酷以柱後惠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相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譏察使於先生為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入往傳道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先生亦趨出立使者外頰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先生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

臨散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
東上先生行則常西步常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
自西階足跣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
有常尊先生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
子也况今天使也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
使知先生終守正不渝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
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儀
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使者反告
于朝曰稱提若永嘉可以為法矣後憲臺亦以譏察
奉朝旨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阼

階西向坐不終辭故事歲擷朱欒蒸馨木而化之曰
柑香分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蠲楮真柑介饋費大
苛擾悉削去食用甚菲設厨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
為天子任撫字敢以郡為樂羞赤子膏血自肥乎雖
不督賦而財米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
由廉儉自將不費於無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
忍欺也士咸向方知務已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
年矣忽大感悟詣先生繳納出身間貴游徇聲樂事
敖放踏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度置之一
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日交賓之所先

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愧發顏間豪侈頓消兼
并衰止間巷雍睦無忿爭聲諸邑訟者雖遠涉甘心
到郡庭受賄是杖杖之終無怨軍民懷戀有父母慈
家家肖像祀之願阿翁壽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
日老穉累累爭扶擁緣道曰我阿翁去矣將柰何傾
城出盡哭有機戶嘗遭徒亦手織綿字為大帷頌德
政葉侍郎適書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
惠利所及戴白老人以為前此未有載於竹帛形於
圖繪雲聚山積懽沸井里此實錄也後十餘歲上庠
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真有三代

之風更久任則一乘好矣改除工部上殿言臣當今
第一急務告于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
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
終將害已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
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
擇賢久任為上策而不敢行以負多闕少恐不賢者
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箠楚取賂以直為
曲冤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
聽因辭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
敢告長官亦視為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

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吠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盃水抹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喜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為小善而忽之也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衆以改過為耻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朝庭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繩之於後庶幾願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

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桐亂不作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于上矣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不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牘某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况告君乎復詳劄申斯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先生不樂用磨勘初負郎時遲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貳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乞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錄轉朝散大夫虜

八饑北民襁屬歸我蜂聚蟻壅日數千萬計邊吏間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况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不幸中土人落腥羶一旦饑驅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靳斗升粟而迎殺之靳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寢知擇賢久任之味云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久例科舉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

年為任知縣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剝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雖稍寬而有秤提州郡過嚴民甚冤苦又鹽法累改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新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尚欠客子若干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

根刷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為迂闊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為通才權術苟且暫遣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惟陛下明察靜思大臣亦虛已求言聞過願改君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嘆曰吾益老當去矣猶未已耶會有疾遂連乞假先生自永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家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臨民某踰七十

又幾年三入修門四經陛對言無可採澤不被於天下徒綴班列不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十四年除秘閣修撰紹興千秋鴻禧觀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南京鴻慶宮賜紫衣金魚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十七年皇上御極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仍舊游賜帶寶慶元年朝義大夫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親灑宸翰屢頒詔旨謂先

朝者德朕心素所簡記今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
在先生卧病控辭至于五六年授敷文閣直學士
累加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宮尋陞寶謨閣學士太中
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于正寢享年八十有六
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續之夕怡然如平常時
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計
告詞有云作覲來歸胡不愈疾士歎明師之失國奚
黃髮之詢學者觀之為之悲慟鄉閭孺慕走哭者交
道公卿大夫士無遐邇邇弔奠者交踵四朝書舊百世
宗師生榮死哀不愧不怍娶林氏封令人二子恪承

務郎汾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愷
早亡女三嫁進士孫誼宣教即知湖州德清縣童居
善宜倅舒公諱璘之子銑孫男五埜生基在堂孫女
一長嫁將仕郎韓燮曾孫金以三年四月乙酉葬邑
之五峰嗚呼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說爭鞭駕於天
下其後傳註以為經章句以為學洙泗家法徒存紙
上之空言穿裂剝蝕舛于稂莠學者信之愈篤即所
以遺害者愈深求其真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于
千載之上無是理也於赫我宋篤生賢哲而先生又
挺出諸儒後伏羲肇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

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
 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為禹以之行其所
 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
 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為刪為定為繫為
 筆削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之則茫
 茫千古智探巧索如瞶商律如膜指杓而先生得之
 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群迷之浮論有功
 聖門大矣蓋由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
 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競
 無須更微懈且又克永厥壽習久益熟遂造純明之

盛若先生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胄監也家
 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士
 于熙光諫春之間而啓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
 曾子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刊訛剔誣萃
 六卷而為之解謂人皆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已以易
 為天地變化不以易為已之變化故面墻者比比天
 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
 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已易人皆狗目為見狗耳為
 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
 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聞居解人心自明人心

自靈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焉
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
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如太虛未始
不清明去其雲氣則清明是性之所自有不求而獲
不取而得先生是以有絕四記學者不反其所自有
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紛呶簧鼓疑似支離
坐崇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啓蔽謂治天下其
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
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
四曰罷設法導淫五曰教習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

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
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拆
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權酷而禁群飲五曰擇賢士教
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
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
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
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先生是以治務蓋
先生之學以古聖為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
於子思孟子猶若有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
為漢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願焉其領玉局而歸也門

人益親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
歸然天地間為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獨明也始
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平生多所著述
片言隻字無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內未易遽集方哀
之其已成編者甲藁乙藁又冠記婚記喪禮家記家
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皆成書時受恩師門至深
至厚自顧庸淺何能發揮然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初不
以人言而輕重可否也既葬有日乃弗獲已奉同志
之命姑誦其所聞謹狀寶慶三年正月十五日門人

嚴陵錢時狀

文忠西山先生真公跋文元公行狀後

慈湖先生將葬叔謹書來命德秀曰先君之墓子其
銘之先生之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
粵山之麓亦以是為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
秘書郎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遊見其齋明盛
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朞功之感下泪總
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禮為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
從容和樂未始苛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
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慊然一日見

謂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德秀
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
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德秀可謂愛
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
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聞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
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扣函丈求其指歸而
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秀何所據以為進德之
地也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其心於百世之
下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
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
事者既有人非高第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
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免正夫幸以為
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
俟行述者正夫所纂正夫蓋有得于先生之道者也
故其言言皆實錄云寶慶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真德
秀跋

附錄

曾定遠五葉

曾定遠既刊先生已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真
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
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棄日
用平常而起乎意說吾不知之矣嘉定元年十月
六日彥械敬書

熠頃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
解熠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開悟後學因
鋟木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

尊信惟雜出傳記者雖戴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
惟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
間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
非所謂五至三無皆斬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
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譚高遠而不隱
諸內心者可以自省矣嘉定戊辰十一月甲子學
生廬陵曾熠謹書

四明楊先生已易先生挈古聖所指詔學者遂成此
書知有此書者衆好者鮮彥械事先生舊矣負丞
吉水邑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携示

彥械曰先生推明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善備具
思與朋友共將刊諸版俾彥械書于後噫定遠其
有得於先生之言乎彥械起敬起恭以謂聖人之
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定遠篤好欲刊之心不離
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
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口
手斯旨彥械實有覺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
業業日用之間先生字敬仲嘉定元年六月六日
學生承事郎知吉州吉水縣丞趙彥械敬書

楊先生已易曩先生宰樂平時嘗加改訂熠得其本

因謁知丞趙公是正之鋟木以詒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為轉致諸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為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復出性善養氣之說自孟氏沒更秦歷漢以至于今前聖之意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橫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為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為一已其流行發見精粗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能沉潛而反復之於其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理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馴造聖賢之

域可也嘉定戊辰十月甲子廬陵曾燭謹書

楊先生回翰

簡容定遠契好長書細楷遠以見示備著深情跋語及大學簡所未安大學非孔子之言定遠曰體察曰隱諸內心是未信此心之即道故更體察更隱也體察與隱皆起意孔子戒學者毋意曰內曰外皆起意此與大學同病曰止曰定曰靜曰安皆意也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曰正其心又曰先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在格物皆意也益可驗者篇端無子曰定遠更需餘言然已易間居解亦詳矣略

復不縷縷簡咨

熠再以書叩老先生其畧云○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斲喪所存者幾希平時憧憧往來於利慾之塗而牛羊斧斤若是其濯濯幸而聞大人先生之言是為之涵養為之克治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復還於是良心之苗裔善端之萌蘖時時發見焉必也體而察之隱而度之持循執守久焉而後安止精熟不失我心之本然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不敢隱度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真誠與偽念交作果何以洞識其然否恐放其心而欲求者不可以如是竊嘗深念欲遵先生之教全其平常正直之心不體察不隱度不起意於中又不可泊然無所事若枯槁者之為也熠輒欲於此加閑邪之功可乎使邪既閑而平常正直之心自見如雲陰解駁而日月之體自明由是坦然由之而無疑沛然行之而莫禦下學之用力果可以如是不否乎

老先生復賜書畲云

簡咨定遠契好茲又得手帖備見問辯不齒莽然定遠謂汨沒斲喪所存者幾希待其膠擾之暫息清

明之復還是定遠猶未自覺自信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無膠擾易曰變化云為膠擾乃變化即天地之風雨改冥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此皆道心之變化定遠豈自旦達暮皆為邪改邪足矣孔子曰改而止邪改即止不可正其心反成起意是謂擾苗所謂芸苗乃去惡草即改過已易閒居解並収已四月二十三日簡啓

熠刊已易閒居解因紀歲月僭書數語於卷末嘗以書請益老先生往復之間西蒙報教始謂平常正直之心即道而體察隱度者未免起意再謂日用變化豈無膠擾但當改過遷善而止熠反復敬誦老先生之言乃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輒合已易閒居解為一帙并以二書刊其後敢不服膺以無負老先生循循之誨嘉定己巳六月望魯熠謹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